

在「十五五」的坐标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笔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里陆续出现了“我的五年计划”。有人晒出考职业资格证书的时间表，有人立下攒钱买房的flag，还有人规划着带父母出游的年度清单。点开评论区，总有这么一句调侃：“你这是紧跟国家步伐，连个人发展都要对标‘十五五’了。”

虽是玩笑,却让我心头一动。2026年春天,“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个词不再只是新闻联播里的宏大叙事,而成了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一边笑称自己“蹭热度”,一边认真地摊开本子,试图勾勒出未来五年的模样。这阵流行的“跟风”,仔细想来,其实藏着一种微妙而深沉的情感——我们渴望知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自己将要去向何方。

起初,我也觉得国家规划离我很远。那是顶层设计,是宏观数据,是专家们在会议室里讨论的 GDP 目标。直到我看到一个细节:“十五五”规划编制期间,国家通过网络征集意见,收到了 311.3 万条群众建言,其中近六成是老百姓身边的实事,比如便利子女就学、提高就业质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那些关于“投资于人”的表述,那些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部署,最终都会落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柴米油盐里。

一位参与规划研究的专家说得很好：“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投资就要跟进到哪里。”这句话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原来，国家在擘画蓝图的时候，是真的把每一个“我”放在了心上。既然如此，当我们书写自己的五年计划时，又怎能不郑重其事？

我的五年计划,始于一个笨拙的念头。我不奢望五年后能“逆天改命”,只希望在那个名叫2030的节点回望时,能看见一条虽然蜿蜒、却始终向上的轨迹。

第一条,关乎“安身”。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拥有一技之长,大概是最大的确定性。“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技高者多得”被反复提及。我所在的行业正经历着AI的冲击,焦虑是难免的,但焦虑之外,我更想主动去拥抱变化。未来五年,我计划系统地深耕一项硬技能,不管是专业领域的纵深,还是跨界能力的拓展,至少要在面对变革时,不是被动等待,而是那个主动适应的人。

第二条,关乎“安心”。规划建议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被单独列出。这七个字落在生活里,或许就是能睡个好觉,能陪家人吃顿晚饭,能在忙碌中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我想带父母完成一次长途旅行,趁他们腿脚还利索;我想养成运动的习惯,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希望五年后的自己,依然有充沛的精力去应对生活的起伏。这些看似微小的愿望,其实才是生活品质最真实的注脚。

第三条,关于“安放”。我承认,写计划的人常有,坚持下来的人不常有。过去我也曾兴致勃勃地列过年度目标,年底却发现完成的寥寥无几。这一次,我想对自己更宽容一些——允许偶尔的懈怠,接受计划的调整,只要大方向没错,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正如一位朋友在回顾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说:“我的人生第一个五年,已经圆满结束。下一个五年,继续享受奋斗的过程。”

写下这些,我忽然明白,这阵“人人跟风”写五年计划的热潮,与其说是追逐流行,不如说是一场集体性的自我确认。当国家的发展进入“十五五”,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了自己人生的某个关口。我们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也告诉自己:在这个宏大的时代里,我不只是一个被裹挟前行的数字,我是一个有梦想、有焦虑、有期盼的活生生的人。

“十五五”不是五年，是无数个二十四小时的累积。它不只属于政策制定者，也属于每一个早起赶工的工人、深夜改图的工程师、讲台上备课的老师。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张时代画卷上的执笔者。

我愿做其中最普通的一笔——不求惊艳,但求扎实。因为我知道,当亿万笔画汇聚,便是山河新貌。

(二公司 孔德锐)

(二公司 孔德锐)



项目春景 西安公司 史杰栋 摄

第一片叶子从枝头探出的时候整个三月都微微侧过身来用最柔软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河冰碎裂的声音传到岸边让散步的人不由得停住脚步他们看见那些细小的波纹正把阳光织成一张金色的网耐心打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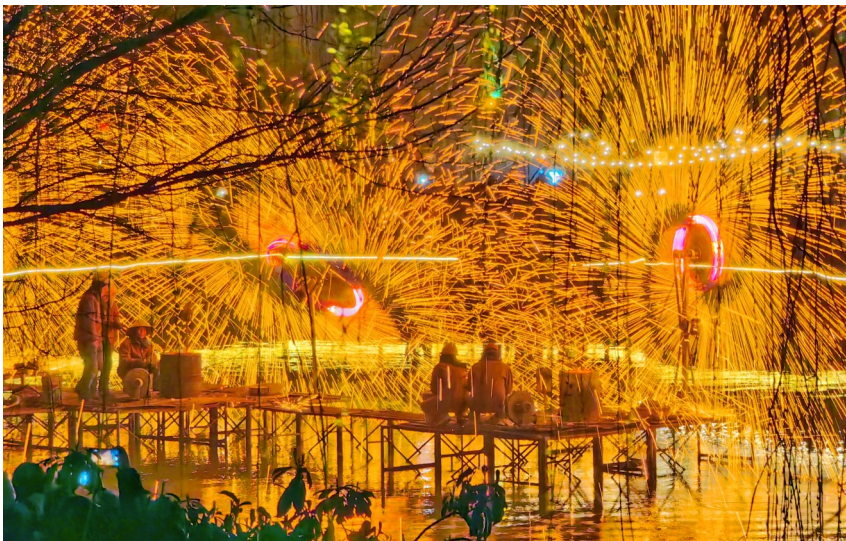
水底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天空柳枝垂下来勾起寒意的倒影然后轻轻松开手

任那些陈旧的颜色顺水流走风不停地穿过空旷的田野草籽们在泥土下互相碰了碰肩膀小声商量着什么时候给远远近近的山坡换个颜色孩子们奔跑着穿过田埂惊起刚刚醒来的蝴蝶他们的笑声掉进返青的麦田里麦苗就齐刷刷地往上绿了一寸到了傍晚时分每棵树都在认真地数着自己的新芽数着数着不知不觉月亮就圆了

这的日子里连路边的石头也想往外冒一冒尖

(二公司 孔德锐)

(二) 公司孔德銳



花火 郑州公司 乔天逸 摄

春光正好

春风拂过大地，褪去了冬日的凛冽与沉寂，为广袤的工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当暖阳洒满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塔吊林立，建设者们步履匆匆，春光正好的时节，正是工程建设大干快上、抢抓进度的黄金时期。

褪去厚重的防寒装备,施工现场迎来了最舒适的施工季节。和煦的春风吹散了阴霾,明媚的阳光照亮了每一处作业面,为土方开挖、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创造了绝佳条件。不再有低温冰冻的阻碍,不再有寒风刺骨的艰辛,施工人员精神抖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岗位之中,精准操作、精细施工,让每一道工序都扎实推进,每一项工程都稳步落地。

春光里的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奋进的热潮。塔吊舒展长臂，将建材精准吊运；钢筋工穿梭其间，绑扎出整齐牢固的钢筋骨架；木工精准支模，为混凝土浇筑筑牢基础；技术员紧盯现场，严把质量安全关。机械的轰鸣声、工具的碰撞声、指挥的口令声，交织成一曲激昂的建设乐章，在春光里久久回荡。这片曾经沉寂的土地，在建设者的手中，在大好春光里，拔节生长、日新月异。

春光正好,不仅是施工的黄金期,更是坚守品质的关键期。建设者们抢抓天时,在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始终将安全与质量放在首位。暖阳下,安全巡查一丝不苟,隐患排查细致入微;春风中,质量检测严格规范,工艺标准

毫不松懈。大家以春光为序,以责任为笔,在施工现场书写着匠心与担当,让每一栋建筑、每一段道路,都经得起时光的检验。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不负赶路人。在这春光正好的时节,施工现场没有懈怠与停歇,只有奋进与拼搏。建设者们迎着春风,踏着暖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精益求精的责任感,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目标。

春光正好，奋斗当时。这片火热的施工现场，因春光而更具活力，因奋斗而更显精彩。愿每一位建设者都不负这大好春光，用汗水浇灌工程，用坚守铸就精品，让蓝图在春光中变为现实，让工程在奋进中完美收官。(五公司 张萍萍)

今年家乡的烟花禁令取消了。刚得知消息，父亲便在家族群里转发了好几遍，像是在宣告一个失而复得的节日。我也跟着高兴，心想终于能过个“像样”的年了。

除夕夜,窗外烟花炸开,一道金光蹿了上去,在夜空中炸成一朵硕大的菊花。我站在阳台上,招呼着家里人一起来看。楼下空地上,几个孩子正举着烟花棒跑来跑去,金色的火星从棒尖迸出,随着他们手臂的挥舞,在夜色里画出一个又一个凌乱的圆。他们的笑声很脆,隔着玻璃依然能钻进耳朵里。

很多年前,我也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那时候烟花是奢侈品,攒一整年的期待才能换来除夕夜那几响。我攥着香头远远地探,点燃插在雪堆里的窜天猴,转身就跑,心跳咚咚的,比那即将炸响的爆竹声还响。捂着耳朵回头,正好看见那小小的火光“咻”地蹿上去,在半空“啪”地炸开。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亮了。不是炮仗有多亮,而是心里那盏灯被点燃了。硝烟还没散尽,我蹲下来使劲闻那股味道——微涩的、呛呛的、混着雪水潮气,那时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闻的味道。

零点将近，爆竹声骤然密集起来，烟花也一蓬接着一蓬地升起，红的、金的、紫的。火光映着父亲半白的鬓角，我侧过头，看着他被光影切割的侧脸——忽然想，他看烟花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是头顶这漫天绚烂，还是四五十年前他自己举着香火、缩着脖子点爆竹的那个老院子？那时候的爆竹声，是不是比现在更响、更脆？那时候的年味，是不是比现在不化不开，像灶台上熬了一天的糖稀？也许，年味之于他，是不是也经过了那些喧腾的、滚烫的、属于少年的部分，最后沉淀下来的，就只是站在这里，沉默地陪着他的孩子，看一场和他记忆里相似、却又不es相同的烟火。

我也点燃一卷长鞭，在噼啪声中退到父亲身边。鞭炮声散尽，父亲拍拍手上的灰，说：“明年还你放。”“好。”我笑道。

也许年味从来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在童年时，是攥在手心里的那根烟花棒，是引线点燃后那一瞬间的兴奋；在少年时，是烟花炸开时满眼的绚烂，是那股怎么也闻不够的硝烟味。而到了成年，它成了点燃烟花的那个人——成了父亲踮着脚挂上门框的新对联，成了母亲年年端上桌、味道丝毫不差的那道菜，成了一家人挤在阳台上、仰着头等待下一朵烟花亮起时，那片刻的、心照不宣的安静。它没有变淡，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从握在手里的绚烂，变成了看在眼里的圆满。

又一朵金色的光呼啸着窜入夜空,在半空中“嘭”地炸开,散成一蓬细细的碎金,最终化作几缕若有若无的青烟,被夜风轻轻吹散。鞭炮声还在远远近近地响着,急一阵,缓一阵。在这光与声的交织里,在这漫天的绚烂与满地的碎红之间,除夕夜,正一步步走向它最深、最静的地方。(五公司 李凯雄)

烟火落处
年味归期